



傾
QINQIE
海

妃夢

一个湮没于历史洪流中的神秘古国，
一个古老传奇的预言，
一场血雨腥风的杀伐，
一轮肉与魂的怨恨痴恋，
一段催人泪下的倾城传奇，
继《宫锁心玉》后，华语界最凄美的穿越巨作！

中國華僑出版社

傾城妃夢

QINCHENG FEI MENG
海舟◎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城妃梦/海舟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13-1922-7

I. ①倾…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351 号

●倾城妃梦

著 者/海 舟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宋 玉

责任校对/高晓华

装帧设计/木鱼书籍设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380 千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1922-7

定 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楔子 千年缘生 / 001

在沉寂的海水中，她仿佛听到了一股来自于最遥远深海海底的音符，穿过了千年的时空隧道，带着一份幽远的缠绵，带着一种浅浅的忧伤，亦真亦幻，如泣如诉，丝丝都扣人心弦——

第一章 宫门深似海 / 003

昏黄的光线下，男人唇边勾着一抹邪肆的笑意，目光却如浸泡于千年寒潭的利刃般直射而来，无边的恐惧渐渐融进了司洛冰的心底……

第二章 情太初 / 031

他拇指摩挲着她柔嫩的肌肤，指尖下带着一丝丝连他也莫名的迷恋，眸间闪过一道奇异的幽光，薄冷的唇边一字一句地落下：“璃后，既然你进入轩辕王宫，这辈子你注定都是寡人的女人，休要再想别的男人！”

第三章 生死契阔 / 073

远远凝望着在敌人围歼面前依然冷峻不慌的轩辕澈，司洛冰眸光渐渐腾起水雾，她心头顿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激流，强烈汹涌的情绪几乎要冲破胸膛，她几欲要破喉喊出：“轩辕澈，你这般不顾性命来拼杀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四章 柔情蜜意 / 118

身子重新被男人揽入宽厚的怀中，深情款款的呼唤，如世上最美最动听的旋律，丝丝钻入司洛冰的心扉，“那一刻，寡人想的，便是与璃儿同生共死！”

第五章 情海骇浪 / 142

裂帛声，伴着女人绝望的嘶叫，响彻整座幽梦邑，如一场浪漫凄美的幻梦，顷刻崩塌，灰飞烟灭……

第六章 倾国劫 / 177

澈，为了相遇一场这样如梦如幻的爱情，我们用了一场轮回的时间。可是，我们的爱不过是沧海明月，蓝田日暖，注定不过一场最温馨最华丽的幻梦……

目

录



第七章 恨别惊心 / 215

曾经缱绻缠绵的柔情，曾经地老天荒的誓言……原来终抵不过这咫尺距离！

第八章 血雨腥风 / 233

司洛冰的耳朵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叫声，眸光被一片血光映红……在这样诡异的月下，他们相互对望，却如隔着一个宇宙的荒芜一般……

第九章 分崩离析 / 257

“轩辕澈——我要你死！”司洛冰手仍紧紧攥着玉簪，目光痛楚仇恨地盯着这个俊美男人，心早已粉碎。

第十章 红颜一战 / 266

“值得吗？血洗西凉，用数万亡灵铺路，是为了雪抚神琴的预言，还是只是满足你们征服的欲望？如果这躯体变得残破不堪，你们还要吗？还要吗？”

结尾 / 281

我宁愿那真的只是一个华丽凄美的梦，我们错过的那样多，我只求这一生一世，我们永远不要再放开彼此的手……

楔子 千年缘生

在沉寂的海水中，她仿佛听到了一股来自于最遥远深海海底的音符，穿过了千年的时空隧道，带着一份幽远的缠绵，带着一种浅浅的忧伤，亦真亦幻，如泣如诉，丝丝都扣人心弦——

2009年，夏夜，F市。

在如梦般的夜幕中，豪华游艇的水晶灯光映射着整个深蓝色的海面，一片流光溢彩！

今夜是F市司氏珍奇古董展示会。豪华的宴会厅里衣香鬓影，活跃在政商界的许多人士聚集于此，场面可谓冠盖云集。

闻一曲优美空灵的琴音，缠绵悱恻，轻轻袅袅，如山泉细水涓涓而泻，飘过漫漫夜空，如轻羽拂面，荡过闻者心扉，众人不禁闻声心醉……

皎洁的月光映得舞台上女子冰肌玉肤，海风徐来，撩起一席如瀑长发，翻飞了那青色裙裾……

那空灵清脆的乐律，自女子纤纤玉指间倾泻而出，在优美漫妙的夜色中轻舞飞扬……

当女子轻轻抬脸，那浅浅的笑靥如水中盛开的白莲清雅玉洁，细致轻柔的青色纱纺裙将女子凝白的肌肤衬得更加莹玉透亮，眉宇间，一双眸子流盼之间泛着盈盈秋波，她，就像月光女神一般，造就着美丽的神话……

一曲终了，众人仍望着如此绝美不似人间的女子，纷纷屏息暗叹……

“洛冰。”一位英挺不凡、气宇轩昂的男子朝女子轻柔低唤。

女子起身，步姿轻盈优美，向男子走去，与他轻拥，在他怀中扬起小脸，娇媚如花：“哥。”

众人这才恍然回神，不由侧目而注，原来是司氏总裁司浩宇的妹妹，听说她是自小音律超群、棋琴书画颇为精通的才女！

人们不由暗叹，这样绝色才华的女子要是生于古代，自是一场倾国倾城之劫！

低声议论中，人们的视线不由得被司洛冰适才所抚之琴深深吸引……

光滑透亮的琴身，那焦尾以珍贵的紫檀木为材，琴弦晶莹泛着神秘的冷泽，仿佛在月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情缘……

“各位，这便是雪抚神琴，传说是千年前一个神秘古国的神器，琴身更是刻着至今无法破解的图腾和字符，一些古琴研究专家曾猜测它是远古一种不知名力量的印记。但这些都因历史资料中无法考证，使得它更赋神秘色彩……”司浩宇笑脸从容地



向宾客们介绍着司家传家之宝——雪抚神琴。

司洛冰再次坐在了琴前，轻拨慢拢，展示着古琴浑厚松透，而又韵味悠长的琴音。

悠扬悦耳的旋律飘散在空气中，司洛冰抬头，仰望那深邃夜空里的朗月繁星，心境随之再次扣动琴弦……

为什么每次轻扣雪抚神琴时，像被琴声牵引一般，心底竟漫溢着微微酸楚的疼痛？

正感伤中，突然，整个游轮灯光骤灭，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中！

众人大惊失色。司洛冰手指紧紧扣住雪抚神琴，目光泛着清冷的光芒，她忽然抱起琴侧身一躲，身后猛烈的劲风破空，朝她袭来……

司洛冰低身扬腿，动作利落迅猛地将来人绊倒在地！

黑暗中，又有数人纷纷从四面袭来……

看来，这场掠夺有备而来！目标直指自己怀中的千年古琴！

“洛冰，快走！”

是大哥司浩宇的声音，然后是惊心动魄的厮打声……

视线在渐渐适应昏暗的光线后，司洛冰抱琴往甲板跑去……

这一刻，她心生恐惧，不是因为害怕这些人伤害了自己，而是恐惧雪抚神琴将从此从自己身边消失，这分明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痛……就像失去自己最为珍爱的东西一般！

“砰——”

子弹划破清冷的空气，擦过司洛冰的耳际！

一位蒙面黑衣人已在身前，双眸泛着森寒的戾气，伸手欲夺她怀中雪抚神琴。

司洛冰心底深处有个声音在强烈呼唤自己：“司洛冰，绝不能让他抢走雪抚神琴！”

她紧扣古琴，纵身一跃……

在沉寂的海水中，她仿佛听到了一股来自于最遥远深海海底的音符，穿过了千年的时空隧道，带着一份幽远的缠绵，带着一种浅浅的忧伤，亦真亦幻，如泣如诉，丝丝都扣人心弦——

好美的乐声……

她透过海面，看到大哥司浩宇正焦灼地寻找她，大声喊着：“冰儿——”

她正想朝他奋力游去，忽感深海卷起巨大黑暗的漩涡，一股强大的力量渐渐收紧自己，她仿佛听到耳边越来越清晰的乐声……

第一章 宫门深似海

昏黄的光线下，男人唇边勾着一抹邪肆的笑意，目光却如浸泡于千年寒潭的利刃般直射而来，无边的恐惧渐渐融进了司洛冰的心底……

第一节 祭祀

轩辕国大元三年，立春。

天边，霞光万丈，嘹亮的号角和低哑的铜鼓声响彻整片仙凌山皇家宗祠上空。

威仪雄然的轩辕宗祠大殿，矗立着八根雕刻着飞龙图腾的黑色石柱，而正中央是高数十丈的硕大白玉祭台，上面列满三牲五鼎，檀香袅袅。

四周呈现一片祭祀祥乐，身穿图腾衣袍的神官们站在祭台前，低首虔诚吟诵，大殿之下，正跪伏着满朝文官武将，他们或黑衣长袍，或青铜重甲，个个神情肃穆庄重。

钟鸣扬起，万众匍匐齐呼，响彻天际——

“轩辕永昌，帝君万岁！轩辕永昌，帝君万岁——”

只见，一辆数十人高抬的华丽龙辇，缀满了各式玉片玉璜，在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正徐徐启步而来，神色冷峻的青铜甲皇家侍卫分列两边，气魄威然。

后面紧随的亦是华贵的八人抬凤辇，凤辇中身穿白色华丽礼服的女子却静静躺在织锦软榻上，一缕阳光透过红色幔帘缝隙，折射在女子光洁美丽的额头上，那绝世的容颜恬静而神圣，犹如沉睡的仙女一般。

“好吵……”

震耳的鼓声和欢呼声，渐渐吵醒了她的甜梦，修长而细密的眼睫毛动了两下，司洛冰缓缓地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澄如秋湖的清澈眼眸。

映入眼底的是一幅古香古色盎然的景象，绛红色的帷幔，乌金木打造的座榻，四周入目皆是雕刻或绣刺的盛开莲蓬、飞舞龙凤、驾云麒麟。

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檀香之气……

“这是哪？”清澈的双眸闪过一丝惑然。

司洛冰慢慢地回忆起昏迷前的影像，为了保护千年雪抚神琴，自己情急之下，抱琴纵身跃下大海，然后就失去知觉……

她秀眉微蹙，脑子正混乱之际，忽闻帘外长号鸣响，听到一浑厚嗓音高呼：“臣等参拜帝君、帝后，愿天神庇护轩辕国千秋万业，福泽万民，万万万万岁！”

随即一片齐呼，那呼声如潮般，跌宕起伏，如海啸般，绵延万里，气势震撼



山河！

司洛冰心底猛地一震，伸手掀开帘幔——

祭殿前一片黑压压的人，全身匍匐在脚下！

瞬间，惊呆！

当众人的目光射向司洛冰时，一位白衣妇人惊慌上前，态度卑躬至极，近身扶她，轻言道：“帝后，祭祀吉时未到，不宜露颜，请您回辇。”

帝后？！祭祀？！

司洛冰再次震惊！

未及她理清脑子混乱的景象，白衣妇人便将她推搡进凤辇内，放下幔帘。

司洛冰低眸一看，白色的华贵礼服、玉佩、金臂钏，还有头上的玉簪……每件都华丽贵重、精美绝伦，在现代更是价值连城，连司氏古董行都未曾拥有的华夏之宝，为何会穿戴在自己身上？

猛地想到什么，司洛冰脸色骤然苍白，她再次环顾四周，古香古色的摆设，还有帘外气势恢宏的场面，穿着汉服的中年妇人……

她暗暗捏了下自己的脸，微痛。

那么，这一切，预示着并非是自己的幻象，而是一件真实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司洛冰觉得自己都快要无法呼吸了——

她竟然坠海之后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传说中的穿越？！

“请帝后出辇。”

妇人在帘外轻道，随即卷帘，只见一名身穿宦官服饰的人弓着腰行了礼，妇人上前搀扶，作势是要她踩着那人的背脊下地。

此刻，司洛冰已微微平息了自己震惊混乱的心绪，但这只脚却如何也迈不过去。

“帝后，吉时已到。”妇人轻声提醒。

司洛冰见凤辇虽高，却不足五尺，她推开那妇人，轻轻一跃，落地。

顷刻，大殿前众人瞠目结舌，他们的目光再次齐聚司洛冰。

顿感一道寒气如冷剑般从头顶直射而来，司洛冰不禁一阵颤栗。

光洁的黑晶石地面折射着一道昂藏伟岸的身影，司洛冰顺着那黑锦为底金紫龙腾云翔雾的锦缎长袍往上张望——

清澈的瞳孔中渐渐映出一张年轻俊逸男子的脸庞，深邃俊逸的五官犹如用刀子精心雕琢而出，只是那眉宇之间的刚烈气息令人不由得窒息起来……

好迫人的气势……

司洛冰怔然地望着男子，一时失神！

只见他薄冷的唇缓缓勾起，冷眼凝视着她，随即发出一道诡异的低笑声——

“璃后，让寡人开眼界了。”



男子那不屑和讥冷的语气，令司洛冰微微蹙眉，她细看男子身袭龙袍，断定他就是万人高呼的“帝君”，而自己……是他的“帝后”？

想到此，一丝不安与惶恐袭上心头，她刚想对他解释什么，却听到在一旁领首神官上前拜伏，道：“吉时到，请帝君擎香祭祀。”

男子不再看她，转身微微颌首，举手投足间俱透着威然凛慑之气！

妇人搀扶着司洛冰紧随其后，她心底暗想，看似这光景确实不太适宜说什么，一切都要等寻了机会，再向这位“古代前辈”道明吧。

请香，参拜，听神官祈福诵经，司洛冰好奇地看着这一切，适才震惊的心情已然被眼前从未见过的古代祭典冲到九霄云外去了！

“祭牲灵，献神明——”

随着号鸣和一道呼声，神官们高擎三尺香炷齐向天边，屈躬，神色庄肃。

司洛冰透过这些神官们，看到不远处卫兵们正押赴数百头牛羊等牲畜，随后竟是百名被五花大绑的赤膊男子！

“殉祭”！

司洛冰脑海闪过这个词，脸色骤然失去血色！

当牛羊被推入殉葬坑中，那些被绑的男子脸上呈现出惊悚之色，发出嗷嗷悲鸣，苍天盘旋过鸢鹰，冷傲而贪婪地睥睨着那鲜活的生命。

灰衣侍卫脸色冷漠，将那些牲畜纷纷推入葬坑中，而一边是数名持着浸了棕油火把的小神官。

以前从史书中了解过这种奴隶制度下残忍的祭葬，但亲眼目睹的瞬间，司洛冰只觉得一股寒气直逼心头，惊悚骇人！

当那些无力反抗的男子悲绝的嚎呼如鬼魅之声冲入司洛冰耳膜时，她下意识地失声尖叫：“住手——”

静肃的祭殿，空气瞬间凝沉……

妇人脸色惨白，猛地拉住司洛冰的袖角，惊然低呼：“帝后！”

一道锐利的目光射来，充满阴鸷森寒之气，随着男子脚步的逼近，巨大的阴影如一道铁幕般笼罩下来……

一道掌风袭来，带着阴狠的力道——

“啪——”

司洛冰猝然跌在冰冷的地面，脸颊像火般灼痛无比，她还未从惊骇中回神，那似千年寒冰般的声音在上方淡淡地扬起：“璃后喧嚷祭典，惊扰神明，对先祖不敬，有辱帝后威仪，当以百鞭之刑谢罪神灵。”

司洛冰只觉得耳边轰响，脑子骤然一片空白……

“帝君开恩啊，璃公主年幼，从未经此盛典，一时鲁莽，望帝君饶恕！”妇人跪伏男子脚前，全身颤栗，声泪俱下。

司洛冰这才缓过神来，对男子所言之意渐渐清楚明白，他这分明就是“赐死”

之意！

只因一句话？好残忍的帝王，好暴戾的男人……

她缓缓抬眸，清冷的眸光迎上男人寒潭般的深眸，擦了擦嘴角的血迹，扬起下巴，一字一字地说道：“你，没有权力要我的命。”

话落，全场一片唏嘘，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司洛冰，当触及帝君寒森的脸色时，个个噤若寒蝉！

男子冷厉的眼底闪过一道暗芒，嘴角却勾起邪异的弧度，他居高临下睥睨着脚下女子，冷冷低笑：“寡人无权？那便是将你晋献给轩辕国的父王母后有权？”

司洛冰微怔，对他和妇人所言凝思片刻后，渐渐理出一个事实，那便是她的另一重身份，她还是一国的公主？

这……怎么回事？

见她面露惑然，一时无语，认定她是害怕了，男子微屈身，眼底一抹蔑笑，英俊的脸庞缓缓靠近她，几乎可以嗅到属于她的一抹清香后，唇边看似轻柔却透着残忍的笑意，一字一句地说道——

“寡人听闻你宁死不愿进宫，今日却看到你依然鲜润生动的样子，寡人真的大开眼界，怎么，是什么又让你舍不得了，是迷恋轩辕国的帝后之位吗？”

他到底在说什么？

“来人——还不带下去！”男子猛地喝道。

司洛冰脑子混乱，丝毫未意识到危险即至，依然迷惑地看着男子，突然身边妇人爬跪而来，几乎伏在她面前，声音颤抖悲恸：“早知公主将受此羞辱而亡，不如当日落江自裁，倒也保留了东瑞公主的尊荣……老奴先行一步，好在黄泉下继续伺候公主……”

话落，妇人突然起身，决绝地往殿堂青铜鼎撞去……

司洛冰惊骇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那名妇人血溅白衣，软软倒地而去，脑袋失去一切思考能力……

男子深眸微沉，直身拂袍冷哼，道：“来人，李嬷嬷于祭堂溅血，对先祖神明不敬，将其尸首鞭刑一百后喂食鸢鹰。”

一股恶寒，自心口直涌而来！

司洛冰颤颤地抬眸望这个邪恶残嗜的男子，似乎预见自己即将面临的惨运，她闭了闭双眼，希望再睁开眼时，这一切只不过是场噩梦。

为首的神官战栗上前，在男子跟前伏拜，低道：“帝君，凌崖子国师临行前曾交待，帝后……”

神官话音未落，那黑色绣金丝如意的靴子便出现在司洛冰眼前，冰冷的手猛地托住她的下巴，司洛冰被迫仰视撞上男子深眸，那是一张近乎魔鬼般的笑靥，“或许，该让你先尝尝什么是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滋味。”

男子说完，猛地伸手将她提起，力道之猛，令司洛冰手臂一阵发麻，几乎断骨。



他拖着她，往殿堂之下的龙辇而去，将她重重摔在地上，震得她五脏六腑疼痛难忍，感觉浑身的肌肤火辣辣般钻痛难忍！

“来人，将她绑于龙辇之后。”他厉声喝命，又看着她，轻冷一笑，说道：“寡人要让你明白，什么是嫁夫随夫！”

司洛冰只觉得骨子里阵阵发冷，很快有侍卫上来，用一条粗大麻绳将她的双手紧紧缚住，另一头牢牢地捆于龙辇之后。

她转头，看到灿烂的日光下，那不远处的殉葬坑中顷刻在空中腾起一团黑烟，火焰熊熊，吞噬着鲜活健壮的生命，空中回响着炼狱般的哀鸣。

司洛冰自嘲地一笑，这哪是穿越，根本是下地狱！

纵然是春日阳光，但站了几个时辰，头昏脑涨，手脚更像离了自己身体般，酸麻至极。

这期间，司洛冰认清一个事实，那便是这个“帝后”不但不受宠，而且让“帝君”极其憎恶，缘故当然不详，留待慢慢深究吧。

随着号角长鸣，繁缛的礼典终于完毕，天已渐入暮色。

轩辕澈在皇家侍卫的拥护下，朝龙辇走来，远远冷凝着前方白衣如雪的女子，倦容下一双清眸淡冷若定。

“尚海。”他淡淡唤着近身公公。

“帝君，有何吩咐？”大内总管尚海上前。

“寡人乏了，想尽快回宫。”低沉的声音，如寒冰般，刺入司洛冰的耳中。

“喏。”尚海转身，手袖一挥细声喊道，“抬辇，快速起驾回宫。”

司洛冰随着龙辇启动，被迫紧跟，在山路上，细碎的小石子扎得脚底疼痛不已，当到了宽阔官道上，龙辇速度明显加快，她几乎被一路拖着往前，双手越发紧疼，脚底如刀割般剧痛难耐，步子凌乱踉跄。

天色渐渐黑暗，司洛冰也觉得眼前越来越昏暗，体力已然到了极限……

队伍中众多目光不解地看着她，微微闪过一丝不忍，司洛冰紧紧咬住唇，让痛意令自己清醒过来，她不敢想象，如果倒下，再被横拖个数百米，自己是否已血肉模糊了……

凭着一股毅力，她跟着越来越快的龙辇狂奔起来……

月光下，女人绝美的容颜，飞扬的青丝，一袭雪袍，仙袂飘举，在众人的眼中，她就像落难于凡间的仙女……凄艳惊人！

轩辕澈下辇，看到宫门前女子纤弱的身影摇摇欲坠，然后像夜色下轻盈的蝶般跌落……

微微凝眉，他低沉道：“去看看。”

尚海小心回报：“帝后是晕厥了，要不要……”

轩辕澈推开他，往前跨步而去，司洛冰陷入昏迷前，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轩辕澈低身单手托住她柔弱的身体，拂开她脸上零乱不堪的乌发，露出一张苍白

绝美的小脸，那柔唇咬出的血色，透着妖冶的美艳……

他勾唇一笑，将她轻如羽般的身体横抱起来，凝望着她紧闭的双眼，低声道：“原来，霍御风喜欢的女子竟是这样倔强，真是有趣！”

第二节 盛 宴

残阳如血，渲染了宫殿外的天际，暮色渐渐沉落……

雕梁之上的宫灯点点，在风中摇曳着，忽明忽暗。

司洛冰悠悠转醒，“嗯……”

她微微动了一下，力气就像被抽空一样，全身酸疼难忍。

“公主，你终于醒了！太好啦！”

司洛冰一睁眼，便对上一张十三四岁女孩陌生而清秀的面容。

那女子宫女装打扮，眸中带着泪光，手中端着一碗汤药，递到她面前，“公主，奴婢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这是宫里的医嬷嬷特意煨的药，快喝了吧！”

“这是哪里？”司洛冰飞快地撑起手臂想坐起来，但手腕剧痛，难以起身。

“公主，是华阳宫。”

女子将汤碗递到她手中，看着司洛冰水袖里手腕淤青着血痕的肌肤，满脸清泪涟涟。

司洛冰低头，汤药散发着一股清香，她的脑海里却浮现出祭祀那残酷的一幕，身子猛然一冷。

她强迫自己要冷静。

思忖片刻，她端起汤药仰头喝下。她必须让身体尽快恢复力气，然后再打探清楚这个古国的情况，才能决定接下来如何做。

喝下汤药之后，司洛冰微微觉得身体好一些，忙起身坐于铜镜之前——

一袭乌发如瀑倾及腰际，在月色下泛着如丝缎般的光泽。如玉般细滑的脸庞，是一张绝世倾颜。

但，这正是自己的容貌！只不过，她依然记得自己是抱琴跃海的，那么雪抚神琴呢？是否随她一起穿越了？

她从贴身侍婢珊兰口中得知现在所处的王朝竟是史上毫无记载的轩辕帝国，心中隐隐地想起关于雪抚神琴的传说，难道是它将她带来这个异域世界的？

几日后，司洛冰渐渐地了解了这个时代的情况。轩辕国新帝轩辕澈继位后，年轻强势，生性残冷嗜血，勇猛好战，喜欢掠夺邻国的边境土地，喜欢沙场上的厮杀。他制定的朝纲军纪更是严明残酷，惩罚分明，若有违反，便难逃制裁。这样的男人，严酷如寒冬，凶残如恶魔，是个十足的暴君！

在他亲率铁骑下，除了实力相当的南焰国、北寒国之外，东瑞国、西凉国和其他



邻近小国都不堪终年战火连连，百姓苦不堪言，俱纷纷主动请降臣服，表示君臣结盟之意。

轩辕帝国俨然成了最强势的王朝！

不知为何，轩辕帝向东瑞王退兵的条件竟是要东瑞国三公主进宫为帝后，昨日的祭祠正是东瑞公主夏紫璃与轩辕帝的盟婚仪式。

而这夏紫璃情系北寒国主霍御风，情比金坚，进宫前竟绝然跳入五亭江，却被她的贴身嬷嬷及时发现救起。

只是，自己为何会被东瑞国的人认定是夏紫璃？司洛冰思虑许久之后，肯定了一件事实，那便是夏紫璃和自己拥有一样的容貌，而从江中救起的正是穿越后的自己，那么，夏紫璃落入江中到底是生是死？莫非……她是自己的前生前世？

还有，轩辕帝既然对东瑞公主极其不悦，为何又要强迫她入宫？司洛冰摇晃下肿胀的脑袋，这一切纷乱的线索令司洛冰困惑重重，百思不得其解。

正想时，只见珊兰行色匆忙地跑到跟前，小脸因急步而渗出一层细汗。

“何事这样急步？”她淡问。

“公主，墨阳宫的公公传话，晚上在铜雀台设宴，三宫六院中凡三品以上妃嫔必须锦服赴宴。”

一想到轩辕澈的残嗜不仁，司洛冰实在不愿意再见此人。但渐渐冷静下来，自己身处的已不是21世纪的现代，而是君权至上的奴隶制国家，若要伺机回到自己的世界，首先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公主，离戌时近了，让珊兰为你梳妆打扮吧。”珊兰显然对今晚宴会甚是期待。

司洛冰自然明白珊兰的想法，她希望自己能够艳压群芳，得到轩辕帝的宠爱，也可在这明争暗斗的后宫占领一席之地。

可是，这丫头哪知自己正庆幸轩辕澈对自己的冷漠，这样她就不用担心要侍寝帝君了。

所以当珊兰将华艳的盛服和精致绝伦的饰品捧上时，司洛冰放下手中的瓷杯，轻轻推开她手中的锦盒。

只见她神色悠然地走到衣橱前，随意一看，大部分轻纱罗裙都质量上乘，却衣色素洁，看来这东瑞公主与自己确实有相似的地方。

看着珊兰一脸诧异，司洛冰取出一件淡青色罗裙往自己身前一比划——

“这件不错，珊兰觉得如何？”

珊兰看着她手中简素的衣裙，清丽的五官顷刻皱在一起，“公主……”

“珊兰，我倒觉得这件青色罗裙不错，来，帮我换上吧。”司洛冰淡笑说道。

珊兰默默地点头，为司洛冰换上了青色罗裙，梳好发式。

她兴奋又哀伤地望着她，喟叹道：“公主无论怎么打扮，都是这般美丽。”

“是吗？”司洛冰接过铜镜，却为镜中折射的绝世倾颜微微不安！

戌时，内务府一名小太监领着司洛冰和珊兰往铜雀台而去。

一路慢行，宫中各处雕梁画栋，长廊如带，亭台楼阁，参差环抱，修建得极为奢华。

司洛冰不禁心中感慨，没想到这轩辕国的王宫居然不比北京故宫的迤逦雄伟差上几分。不知那轩辕帝是以多少百姓性命为代价换来的……

刚穿过百花丛中的幽径，前方忽闻锣鼓齐鸣，隐隐约约可见宫女侍卫浩浩荡荡鱼贯上阶，两边列队排开。一看这阵容便知定是轩辕帝即将到来。

走近那用数以万计大理石堆砌而成的铜雀台，司洛冰不禁大为惊叹。

铜雀台高约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阁，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

步上铜雀大殿，一片烛火通明，装饰得金碧辉煌，将盛宴的喜悦气氛渲染到极致。

只是，今晚盛宴是为了庆祝东瑞国呈降的胜利喜宴。

显然这场盛宴相对于夏紫璃而言，是轩辕澈对她人格和自尊的莫大侮辱。

前来赴宴的重臣们俱是一身暗紫锦缎绛服，将军们则身穿玄衣，束着黑色宽带，个个英姿飒爽！

殿内自然坐着数十位锦衣华服的美人，个个俏丽多姿，在月光下像争奇斗艳的花朵般。

她的到来，倒冷了场，适才还低眉浅笑的妃子们，齐齐射来异样的目光，有冷淡、有鄙视、有同情、有不屑……似乎她是异类般。

“我还以为帝后徒步走了数个时辰，无法下地，参加不了这盛宴呢。”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冷笑着。

司洛冰循声望去，是一位约十六七岁的女子，穿了一件紫罗兰色缎面长裙，裙面上绘着朵朵芙蓉，她神态娇媚，明眸皓齿，可算是个出色的小美人。

“蓉姐姐，帝后她今晚怎能不来，别忘了今夜盛宴是为何而办的？”她身侧另一名秀丽女子掩唇笑道。

话落，引来一声声低低的讥笑。

“不得无礼。”

陡然一道清冷声音扬起，司洛冰转身，只见一位着紫色华丽宫装的女子向她走来，比起那些俏丽的妃嫔们，她气质端庄优雅，但最吸引人的是绝色容颜上眉心上那一朵怒放的红梅。

细细一看，原来纵横眉心的红梅竟是用真的梅花瓣贴成的，淡雅悠然、大气婉约，远比那些用胭脂画上去的生动美艳。

这莫不是珊兰口中代掌后宫的梅妃。

“帝后，请入座。”女子朝她淡淡笑言，态度谦恭。

司洛冰正欲开口言谢，恰巧，随着公公一道呼声：“恭迎帝君——”



大殿群臣纷纷俯身朝拜，高声齐呼：“叩拜帝君，万岁万万岁！”

司洛冰微迟疑，梅妃在身旁轻轻拉了下她的衣袖，她跟着欠身行礼。

随着呼声而落，轩辕澈从石阶缓缓步入大殿——

不同于祭祀那日，他今天披着一袭月牙白色的长袍，更映衬得五官俊美绝伦，只不过那幽深的眸子依然闪烁着锐利的寒芒，令人不寒而栗！

司洛冰盯着轩辕澈，身侧的两只手已攥紧拳心。她极力令自己保持平静，将愤恨之色已掩于清冷眸中。

轩辕澈入座之后，群臣各自落座。

司洛冰正想寻得一偏僻之位，只听一道低沉的声音扬起——

“璃后，坐寡人身边！”

司洛冰步子一滞，紧攥了下掌心，缓缓转过身子。

她顷刻感觉得到落在自己身上数道震惊而又妒恨的目光！

司洛冰扬起了清眸回望着他，却未依言上前。

轩辕澈高高在上，唇边勾着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弧度，一双黑亮的眸子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她。

不同于别的妃嫔锦衣华服，她只着一件淡青素雅的裙子，外面覆着一层水绿色的轻纱，宛如秋湖般乌黑的秀发只松松地挽了髻，只有一朵素洁的玉簪花插在发际，额前垂下几缕乌丝。

绝美的脸庞，不施粉黛，依旧惊艳四方。眼眸如水，清澈而深邃，却透着一股子清冷的寒意！

轩辕澈眯起斜长深邃的眼眸，一向寒漠的表情难得地露出一抹明显的兴味——

“璃后，今天的装束看来下过一番功夫啊，果然与众不同！”

她眉头陡然轻蹙，心底却不敢有一丝轻松，遂向他揖了谢礼，轻道：“谢帝君夸赞。”

“坐寡人身边！”轩辕澈一贯的冰冷声音扬了起来，透着不容违抗的霸气。

司洛冰只好一步一步朝他走了过来。

当司洛冰走近，他高大健硕的身形几乎要将她的娇小身躯覆盖时，轩辕澈大手蓦然一伸，将她猛地揽入怀中，抱于自己双腿之上。

“啊——”

一股龙涎香瞬即袭来，强烈而令人眩迷……

司洛冰惊呼一声，双颊却不由泛起羞红。

见此景状，除梅妃外，其他妃嫔都目露嫉妒，瞪着帝君怀中的绝色美人。

“开宴！”

轩辕澈一只大手肆意地揽着她的纤细腰肢，大手一扬，声音浑厚有力，带着霸者气焰。

盛宴正式开始了，美艳的舞女在编钟的伴奏下，笑颜妩媚，翩翩起舞，风情万种，那赤足上的银铃声快乐地萦绕在大殿之上。

长桌上，摆放着精致的青铜器皿，玲珑玉杯，浓醇的酒香飘逸在空气中，各式的菜品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司洛冰新奇地看着这一切，适才低闷的心情也渐渐被这欢快的气氛感染了。

轩辕澈一双鹰隼般的锐眸紧紧锁住怀中清澈的微波，微微闪过一丝疑惑。

“看来，璃后对今晚的宴席也甚感愉悦？”

司洛冰猛然惊觉，抬眸不期然对上轩辕澈深黑锐利的目光，不由颤了下。

她差点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东瑞国的公主，而这场盛宴正是为了东瑞国的臣服而设的。

咬咬牙，司洛冰忍受着轩辕澈肆意落在自己腰际上的魔掌，极力忍着马上推开他的欲望。

“璃后，为何不去敬下你的父王母后？”轩辕澈像是故意似的，贴着她的耳发，轻声语道。

什么？夏紫璃的老爹老妈也在？在哪儿？

司洛冰睁着眼睛，向大殿之上望去，目光搜寻着，却在对面中央案桌后发现一对中年男女，在谈笑风生的群臣中，他们目光冷漠而悲辛。

只有东瑞国的大王王后才会有这样的表情，一定是他们！

其实，她很想上前问问，自己为何会变成夏紫璃，而他们的女儿又究竟在哪里？

只是，她实在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于是微抬眼，目光清寒，一字一字地说着：“国家的领土被占，国家的百姓被屠，我并不觉得他们有何可敬的，莫非帝君要让亡国的君主与帝君开怀同乐？”

目光幽深地盯着她片刻，轩辕澈眼底露出一抹明显的兴味，有力的长指一勾，擒住她光洁的下巴邪肆笑道：“你果然有些意思，寡人对你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司洛冰美丽的眸子闪过凌厉，她一把将他的大手甩开，冷言讥笑地一字一句说道：“可惜，我对帝君——不感兴趣！”

轩辕澈不怒反笑，原本扣住她下巴的大手向上抚去，有力的指节顺着她柔美似雪的面颊来回摩挲着，带着一丝刻意的暧昧，然后凑近她的俊颜，轻笑道：“璃后，你果然够胆量！”

男人强烈带着微熏的气息直扑而来，扣住脸的强大的手劲，令司洛冰感到异常的不适，但一想到祭祀他的残冷，便硬生生地压下怒意。

她再无心思观赏这场欢宴，逃离这个王宫、躲开这个男人的念头再次强烈袭上心头。

不知为何，她总感觉四周某个角落有道炙热的视线望着自己，她抬眼，黑压压的人群，令她眼花缭乱，一定是自己的错觉！

接着，她看到对桌的东瑞国大王携着王后，朝他们而来。